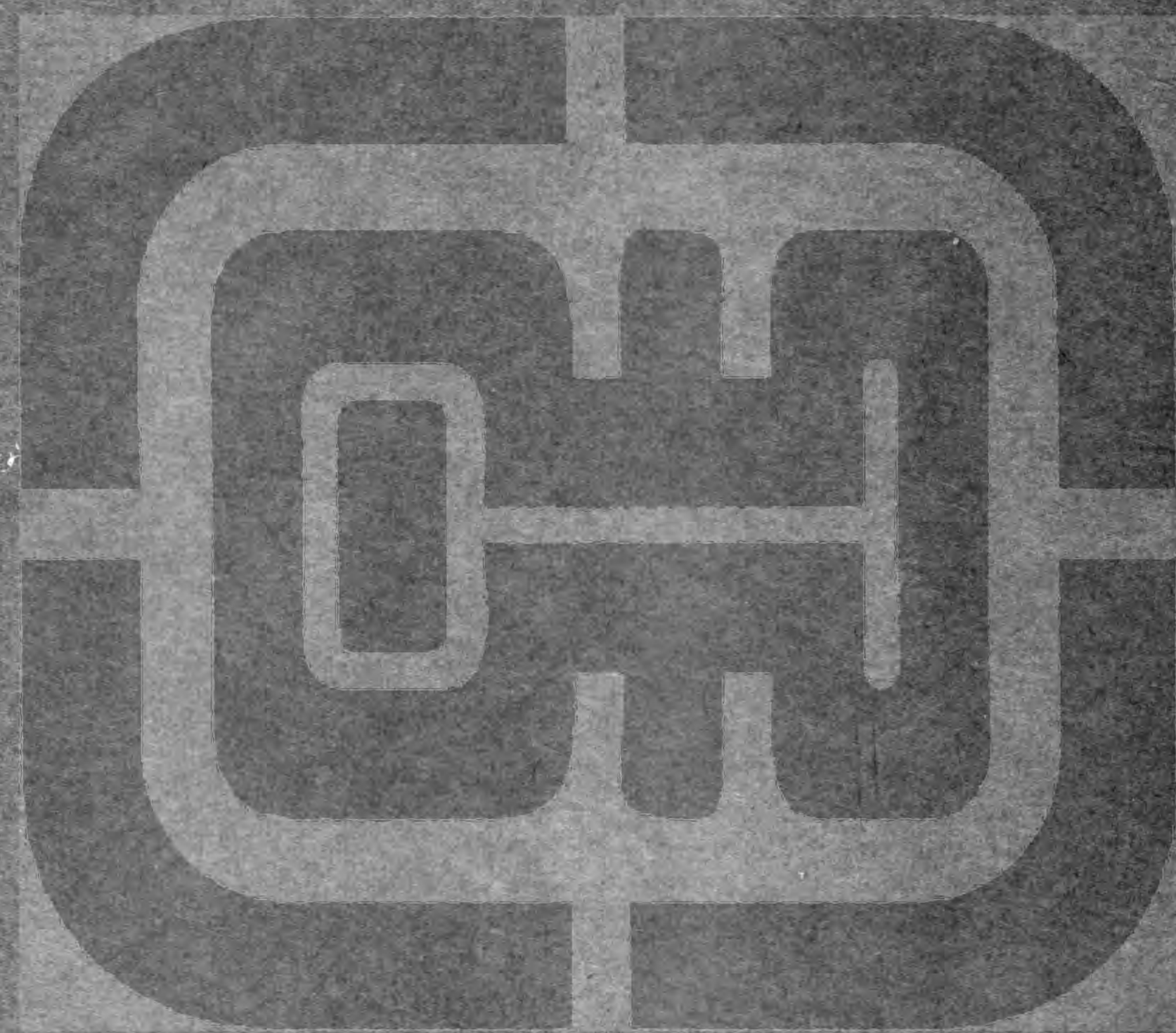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邊略序

史稱趙充國破羌還所善浩星賜說曰將軍即見上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亦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豈嫌伐一時事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生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予每讀至此輒廢卷嘆息以爲老臣爲國之心乃如此固非寡淺之夫務爲形迹者所能識也昔予還政府僅一年餘值邊徼多故予乃竭

力助勳爲固圉計賴
天佑
聖明西虜稽顙稱臣東虜投戈授首貴夷讋服嶺寇
底寧計幸屢効而予已歸且老矣竊伏自念諸所
條畫利害關
國事甚大乃不以此時一明其意將何以示後世者
遂追憶略述其槩嗟乎予豈伐一時事哉亦姑存
往迹倘後經略者考焉有裨一二亦老臣爲
國之心也而何嫌自言哉書凡五卷
萬曆癸巳十月日中玄山人高拱自序

防邊紀事　邊略一

高拱

隆慶庚午二月予奉
命還內閣兼理銓務時虜患孔棘邊報日至予乃悉
心經畫昕夕弗遑念宦大尤緊要鎖鑰非王鑑川
不可特
奏調之又議處本兵添設贊佐又取督撫數人於內
備用又各備兵糧之官明戰守之職事體稍定奄
忽秋至虜方大舉亦旣露形予乃議分布備用諸
大臣背城列陣有人隨兵督餉有人防衛

山陵有人護守通糧有人俾各鎮督撫諸臣專禦虜
剿殺不得牽於內顧又傳勉諸將領作其勇敢冀
共收敵愾之功薄冬虜竟弗至初不識謂何曾得
趙全因問故則云虜調知是處有備匪同往昔乃
弗入也當是時予經畫頗多乃弗能悉記今惟疏
書數紙在焉因錄藏笥中夫虜酋方稽首稱藩塞
無烽火籌邊之說安所用之然姑存故事或有取
於他時云爾

疏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
計疏

臣惟兵部尚書即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
邦國安危所係任至重也況二三十年來邊關多
事調度爲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需其才用之不
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
其人豈果世之乏才歟良由養之不豫是以不能
卒得於臨時也臣觀兵部侍郎止如別部額設二
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旣稱邊關多事
而官則如舊或間添一員協理戎政然又時用憲
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而已而

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事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於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本職不便行事那移他處則補於東又缺於西且彼此候代道途遥遠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爲禦臣不意

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强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即以其尤深者補之如此而猶稱用之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不得其人既未必可用而又遷爲他官則人無固志

視爲傳舍不肯專心於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於下魚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悉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責萃於前是何等擔當顯罰繩於後是何等危懼其爲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尚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

先則人必欣於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於
蹭蹬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
寵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効者旣
蒙顯罰而用之効者乃不蒙顧惜事一入手更無
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
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
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
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
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
息而不疲知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
且臣子馳驅之苦旣
在上者所深體而
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
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
也臣受
皇上眷任誓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
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爲之所
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
願爲我
皇上早爲設處以濟目前之急預爲儲養以備他日

之用安攘之計或莫先於此也伏望
聖明裁斷
勑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二月二十
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蓄乃可濟用覽
卿奏處畫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擬行
議處本兵司屬以裨邊務疏
先該臣拱具奏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已蒙
聖明准允容臣等仔細體訪於本兵司屬中分別其
可留者留可處者處其別衙門官有可調爲本兵
司屬者調區計停當陸續題
請外臣等又思得方今邊徼用兵之處惟是薊遼宣
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風土不
一事體各異每遇有事本兵處分止憑奏報之詞
別無據證以故常不得其的確臣愚謂宜於是數
處之人推其有才力知兵事者每處多則二人少
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處既
無不周至如山川之險易將領之賢否與夫奏報
之虛實功罪之眞僞皆其所知便可一問而得以
是爲參伍之資處分或無不當且是數處者既有

其人然亦不過司屬三分之一餘兵尚多天下之
人皆在固非偏用邊人伏望
聖明裁定
勑下臣等施行仍乞
著爲令甲永遠遵守俾是數處之人在兵部者後先
繼續不至間斷其於邊務所裨必多等因隆慶四
年三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
聖旨這兵部司屬依擬選用著著爲令
虜情緊急議處當事大臣疏
據薊遼總督侍郎譚綸報稱虜情緊急聲言欲犯
古北口黃花鎮等處地方臣等竊思調度兵馬乃
兵部之任其事至大且繁今兵部止有尚書郭乾
一人在任侍郎王遴提兵列營在外翁大立谷中
虛魏學曾俱尚未到任恐匆劇之際一人難以獨
理臣等看得本部右侍郎靳學顏才略恢弘可屬
大計合無暫令協理兵部事務待事寧之日回部
管事其黃花鎮切近
陵寢雖有發去京營并昌平總兵人馬守禦防護尚
屬單弱節報虜勢甚大臨期或不免再行調取各
枝兵馬既不歸一各該督撫等官隨賊戰剿又恐

難於照顧須得一才望大臣專一經理爲便臣等
看得順天府府尹栗永祿忠勇謀猷可當兵革之
任合無加以憲職令其前去提督各項防護
陵寢兵馬再照大臣受
命必
面恩
面辭方敢到任出城行事今事既緊急恐誤時刻或
遇免
朝之日合無令其
廷謝即行不必
面辭庶不躭延誤事等因隆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是靳學顏着暫協理兵部事栗永祿陞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提督防護陵寢兵馬寫勑與他着上
緊去
推補兵部右侍郎並分布事宜疏
吏科抄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掌管吏部事高拱奏爲議處本兵及邊方督
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事內議兵部添設侍
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

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返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即以其尤深者補之等因奉

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蓄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畫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擬行欽此照得兵部協理部事侍郎員缺先該吏部題奉

欽依照例會官推補臣等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三品以上堂上官及大理寺署印官推舉得大理寺卿張翀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栗永祿俱堪任協理部事侍郎伏乞

聖明於內

簡用一員陞以部銜候

命下之日令其到任協理部事遵照奏內事理一體

欽遵行事遺下員缺照例會官推補及照原議添設侍郎即與額設者一同協理部事非有分別乃既設之後兵部遂另立協理部事之名以新設者爲額外之員自分彼此互猜嫌殊非體

國之公何有協恭之義合無行令各官今後除左侍郎一員外其右侍郎三員惟以到任先後爲序不得仍前爭講禮儀致乖體統至於職掌尤宜預先分定乃得早爲之謀不致臨時倉皇苟應故事如遇總督員缺或應巡閱邊務照前題准事例即於四臣中揀一人往其平居無事皆令在部協理每遇防秋或有緊急則以左侍郎在部其右侍郎三員以一防護陵寢以一提督九門以一護守通州漕糧次序有定無相攙奪臨時各照職掌而行不必再行題

請煩瀆庶先事既有預備而臨事自可從容等因隆慶五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

聖旨是張翀陞兵部右侍郎

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疏

臣惟薊遼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場之責騎虜蹂踐既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綏撫即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尚然罔效又何有於邊方待之既薄志意隳沮又

何望於展布是以善政無聞而郡邑之狼狽爲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邊方爲遠地而曾不思遠地安然後內地得以安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復一日狼狽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

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只當爲地擇官今邊方既係緊要而地方又皆狼狽則尤宜以賢者處之合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精强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略恢弘可當大任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効爲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忽觀望推委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旣開功名之路以歆之於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於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旣開則又有本是腹裏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進者亦不可不預爲一定之說

臣等查得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宣府永寧熊州玉田
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
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
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
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
廣靈廣昌靈丘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
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
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
方前項事宜惟當行之於此其他雖是薊遼山陝
所屬不得槩以邊稱徒資俟路其各府佐貳在邊
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則事體有定不復可有假
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邊郡邑敝壞必當區處日夜
念此至熟故敢特效其愚伏望
聖明裁斷施行邊方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初四
日題初六日奉
聖旨邊方有司防守攸賴委宜加意這所議都准行
議處邊方久缺正官疏
照得山西等處大同等府渾源州等衙門缺知州
等官共一十五員俱臨邊有事地方見今秋防在
邇正官難以久缺相應作速議處區等照例推舉

得山西等處遼州榆社等縣知縣原杜守共一十五員節年考語開稱才力俱優堪以陞調後開衙門候

命下之日本部給憑嚴勒限期移咨兵部馬上差人轉行該撫按衙門催令星夜前去新任管事不許便道回家亦不許枉道謁見上司違者聽各該撫按參奏處治緣係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計開擬陞山西大同府渾源州知州一員康朴榆社縣知縣擬陞山西大同府應州知州一員吳守節聊城縣知縣擬陞陝西延安府綏德州知州一員王學孟平陸縣知縣擬調順天府昌平州密雲知縣一員張思正博野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代州五臺縣知縣一員王勣商丘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忻州定襄縣知縣一員曲宦陽穀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代州繁峙縣知縣一員任朝臣肅寧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應州山陰縣知縣一員張宗信靈壽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朔州馬邑縣知縣一員宗鑰寧陵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蔚州廣靈縣知縣一員韓[illegible]龍長山縣知

縣擬調山西平遥縣知縣一員崔八吉金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膚施縣知縣一員趙可化東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安塞縣知縣一員宿金通許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延川縣知縣一員毛儲元石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葭州吳堡縣知縣一員李朱恩縣知縣隆慶四年七月十二日題十四日奉

聖旨是

書

與宣大王總督

今歲虜公報不一東西各異惟公的有定見如燭照然且屯兵兩界不動既免多費錢糧又得休養兵力於東於西皆可爲重誠爲得策近稱西有動作當不出公籌略之外佇俟長驅奏功

當宁也古云方叔元老克壯厥猷其在於今非公而誰此時月已漸高東虜尚無的報又值多雨不知究竟何如惟有嚴備不懈是則在我者耳冗劇不悉統容別布

與薊遼譚總督

久勞保障既著壯猷今遇盤根尤利器顧播張

皇之武以收全勝之勳則誠萬里之長城不止北
門之鎖鑰矣戮力
王室敢謂同心弘濟時艱特資殊略寸衷佇望尺素
布懷不悉
與護守通州劉總督
邊關多事正大夫報
國之秋
宸命孔嚴乃臣子勤
王之日特茲勸駕願早發程仰慰
九重之懷俯作三軍之氣撻彼醜虜靖我疆埸英雄
偉烈豈不照耀今古哉
與延綏何巡撫
昨過保定聞君官聲甚茂故有此推以為鎖鑰非
君不可蓋爲
國家門戶計也然聞君稍過嚴急恐將士聞而懼懼
則和調豫附之效寡矣願君披襟度以睦將領略
文法以撫士卒得其懽心乃可致其死力特効忠
告願君之垂聽也又西石甚知君並用附白便好
同心協力共成
國事也不悉

荅趙總兵 時趙方懷懼故有此

將軍久在邊境勞苦而功高僕甚知之宜安心爲

國報効

聖明在上必不負於將軍人回布意不悉

又

君乃多謀敢戰之將故愚每加扶護蓋所以爲

國也今虜報孔急正君出力報國之時惟勉樹奇勳

垂名青史豈不爲丈夫哉報人回草此布意不悉

示閻參將

來人稟報具悉閻君整棚人馬已備奮有鬬志甚

喜虜亦入耳我若敢戰彼豈能必得志哉勉之勉

之樹有奇勳

國恩果不輕也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終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三

伏戎紀事　　邊略二

高拱

隆慶庚午秋九月十九日北虜把漢那吉來降惟時宣大總督臣爲王鑑川大同撫臣爲方金湖胥遣官伴具揭帖飛報予曰今有虜酋俺答親孫把漢那吉率妻奴八人來降稱是伊祖奪其新婦以此抱憤而逃投向中國譯審是的議當如何處者且即言易趙全事予問老酋動靜若何待孫意若何曰老酋愛其孫甚而其妻之愛之也更甚老酋

畏其妻昨那吉之來以老酋故其妻以柴木擊之
曰即中國要汝頭吾當與之吾只要吾孫也予喜
曰可得策矣乃復之書曰虜酋欵塞蓋數百年所
無者乃我
皇上盛德所臻而公明威所格亦可見也然此乃中
國利機處之須要得策若遂與之則示弱損威不
成中國桃松寨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遂殺之則
絕彼繫念而徒重其恨石天爵之事可鑒必不可
也若明言易趙全等亦未爲可何也虜人來附吾
自當撫育之不能撫育仍執還之而徒易一二叛
人是失中國之體而與彼爲市道交豈不見笑
於天下後世故曰亦未可也愚意只宜將把漢那
吉厚其服食供用使過所望而歆豔吾中國之富
貴而吾又開誠信以深結其心其奴公者既能嗾
那吉使來則其人亦必可用而刼老酋之孫以來
也則必不敢復歸以可用之人而懷不敢復歸之
心則吾可許之以他日之利而令其佐吾今日之
計苟可以圖老酋者令其密陳計策果遂所圖則
便可與之以官使之佐佑那吉爲吾中國屬夷世
受賞賚而皆得以名號强於沙漠之間如此則彼

必心悅爲吾用而那吉之心亦安至如老酋者聞吾之厚其孫也則其心亦必德吾果擁兵來索則吾只嚴兵以待而從容以諭之曰那吉來降吾知爲汝孫也乃厚待之如此汝不感德尚敢言歟汝若早有汝孫之見慕義來降則所待又豈止於汝孫乎而今乃擁兵以來能無愧耶只如此言更不發惡聲則彼當自計寵而吾乃可執此以爲撓制之具況黃台吉素恨老酋之愛少子而今少子之子南來則亦必歸咎老酋偏愛之無着而老酋之來索也彼亦必不肯竭力爲助從此父子東西亦當有釁而吾得以喘息爲倍若果老酋可圖或忿沮而死則吾便可如前約而行將此子並奶公封之以官使歸領其衆仍許以有人敢讐汝者吾當助汝圖之使世受

國恩爲吾藩籬彼黃台吉素恨此子又尊行也必不肯相下此子受中國名號亦必不肯相下彼此既不相下必互相吞噬日見多事而吾中國乃因得以日修戰備而享數十年之安此則在今日決策之何如也若老酋重愛其孫必欲得之則其勢必求歸順吾姑未許而只颺言曰彼又作歹於中國

若非有的確證據安得信其歸順　亦又令人旁諭
爲之計曰若將趙全等縛以獻則歸順可成那吉
可得不者且無計也老酋當必恬若果縛之以獻
吾則受之而與言曰觀汝此舉可爲誠信今以後
汝是中國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國赤子既是一
家汝孫可聽其歸不爲彼此也如此則是嘉其歸
順以大義與之方成體面斷不可以今日之留爲
質當以他日之與爲易換而失吾中國之尊也縱
彼不縛以獻則趙全等必不自安携二當自此始
吾乃再用計圖之但今且不可說破只加意厚待

那吉厚待奶公而老酋置之不理待其自求吾始
徐徐應之乃爲得耳僕意今日之事似只宜如此
且看動靜何如當再有處也是時張鳳磐爲吏部
侍郎鳳磐者鑑川甥也予乃語鳳磐曰此事關係
重大須處得機宜乃可不者且難收拾今若果如
來人言老酋愛孫甚欲得之急則吾方可厚待寵
異之持爲撓制之具倘所言未的那吉非老酋所
愛怒其逃殺之不恤也則當別作計較於是而寵
異之反爲所笑至於易趙全等本自善計果得全
便可因計散板升之衆但今即以爲言恐事未必

諧則吾先失着必須真得虜情乃可如此爲也此
書中意未盡者幸轉語尊舅氏鳳磐曰諸蓋嗣是
每計事不及書者必托諸鳳磐多不能悉記云乃
鑑川得虜情的遂以其事聞並陳處置之策謂宜
假那吉以冠服示優厚以繫老酋之心
詔下兵部議時衆論洶洶本兵闇懦惴慄不敢出語
又有少司馬者從旁尼之恐之以禍俾勿從議迄
不定予乃力主總督議在必行不得已遂以題覆
得
旨這虜酋慕義來降宜加優恤把漢那吉且與做指
揮使阿力哥正千戶還各照品賞賜紅紵絲衣一
襲該鎮官加意綏養候旨另用其制虜機宜着王
崇古等照依原奏用心處置務要停當當是時俺
荅聽趙全等唆誘業擁兵駐邊爲索孫計並調伊
長男黃台吉兵至遠近惶惶訛言四起宣大按臣
遂奏劾督撫總副等官人心益懼予爲題覆曰該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姚繼可題稱隆慶四年十月
初一日虜賊二萬餘騎自平虜地方入境殺虜人
畜巡撫大同方逢時登城見賊勢逼近鎮城乃慌
忙無計謀出下策隨差左旗牌龔喜通事王忽智直

入虜營見黃台吉說稱我大師叫 [illegible]邊差一人去
城上荅話黃酋差賊帖木舍來見逢時引至城樓
頂上密行譯審犒賞送回又授諜者指以侵犯宣
府地方黃酋果起營侵犯洪州一帶其各該鎮巡
將領等官有臨敵而僥倖苟免者有畏敵而觀望
不進者事跡昭然通應併究乞將平虜叅將劉廷
玉候賊退事定之日究問大同總兵官馬芳行令
戴罪殺賊巡撫方逢時亟行罷斥總督王崇古免
究仍行
戒諭逐賊出境以靖地方等因奉
聖旨吏兵二部知道欽此欽遵除馬芳劉廷玉等該
兵部議覆王崇古免究俱無容再議外爲照方逢
時年力精强才猷敏練邊方允賴輿論共推今指
其致欵曲於虜營非有證據之實嫁禍患於宣鎮
亦無知見之人況虜酋執叛乞降之時正撫臣臨
機設策之日夷情既不可盡洩秘計亦難以自明
但當要其後效何如耳果於事無成自難逭其罪
如於
國有益自難掩其功今事未就而預責之何以能得
其情若謀未諧而輒易之又孰爲吾其後合候

命下行令方逢時照舊安心供職務要協贊總督奮
勵將士期收五利共圖萬全固不可偏泥已見有
疎未然之防亦不可惑沮人言坐失垂成之績通
待事完奏
請取自
上裁庶人心不桎邊事有濟得
旨方逢時着照舊供職予乃復召職方郎中語之曰
虜酋所爲擁衆近邊者以孫故即據按臣言在十
月朔伊孫尚未處分彼固未知也今
命已下總督者方在處分彼若聞之當自退且今冬
寒水凍草枯安能久住得逞只行令督撫嚴加隄
備安心處分便了一二日間當得消息正不可輒
自周章先爲撓阻致乖事機本兵如指覆行之於
是督撫總副等官皆安得悉心計事督撫先既得
優處那吉之
旨乃即遣通事鮑崇德直入虜營宣諭仍書
宣諭詞語一通給付之崇德見俺荅備述
朝廷不殺伊孫之仁給賜冠服之恩而責問伊令黃
台吉入犯之罪及告以趙全等叛逆犯法構亂伊
父子祖孫之情並許以執叛納款可得伊孫之理

開示順逆曉譬禍福俺荅尚疑不信崇德乃出所
齎
宣諭詞語示之俺荅乃大喜而屏去左右語崇德曰
我本意要進貢來都是丘富趙全到邊哄我該坐
天下教我攻掏城堡連年用兵兩下厮殺不得安
生今天使我孫投順
南朝乃不殺又加官又賞衣服恩厚若此我今始知
中國有道悔我前日所爲若果肯與我孫我願執
獻趙全等贖罪我今年老若
天朝封我一王子掌管北邊名酋長誰敢不服再與
我娶鍋布等物爲生我永不敢犯邊搶殺年年進
貢將來我的位兒就是把漢那吉的受
天朝恩厚不敢不服隨遣夷使二人同崇德回報督
撫審覈得實乃備上其事得
旨虜酋既輸誠哀懇且願執叛來獻具見恭順伊孫
准遣還仍賞綵段四表裏布一百疋其乞封進貢
一節着總督鎮巡官詳議停當具奏蓋十一月十
三日也予乃語齎奏者曰那吉是三品官可用緋
袍金帶褐蓋朱旗鼓吹送之去且傳語俺荅道我
說來那吉是我

天朝官人不比尋常着俺荅好生看待不許作踐他
當是時俺荅已將趙全李自馨猛荅王趙龍劉四
馬西川呂西川呂小老八人擒獲十九日送入邊
矣督撫得
遣還旨乃以二十一日遣那吉還老酋既得孫而又
見榮耀乃如此也相持感泣南嚮脫胡帽崩角稽
首無已蓋虜拜天則脫帽敬之至也而求封貢乃
益切鑑川以書報予且議所以封貢者暨趙全等
行刑所予呼其使至閣諭之曰趙全等叛逆多年
勾引虜賊入犯殺擄人民攻陷城堡罪惡滔天
先帝懸高爵重賞購求不得今既得之必當獻俘於
朝明正其罪乃理之正且今天下假事甚多而訛言
更甚多若在邊行刑則今日殺了趙全明日就是
假的將曰彼趙全何可得者乃假他人作趙全欺
朝廷耳當是時而欲以真趙全示人可得乎即恐途
有疎虞只防衛加嚴便了彼在虜尚可縛來乃今
防其逸乎遂作書貽鑑川曰僕抱病神思慵憊然
於處降一節未嘗不伏枕而慮也僕初意欲以封
貢遣還一時而舉似於
國體尤爲光大既見大疏云云又反覆思之人心不

同恐曠日遲久內生他變翻爲不美則粤見良是
故特擬從今果聞趙全等皆獲則上一節已完可
喜也而公爲
國之赤忠謀事之苦心可想見已然須有下節則上
節方爲完美不然
明旨既曰請封進貢詳議來說是已許之矣如不克
終則
明旨無着甚不可矣虜自三十年前遣使求貢則求
封之心已久但彼時當事者無人處之不善致有
三十餘年之患今其初心固在又有事機而又得
公在上威信既孚處置又善當必可成使
國家享無窮之利而邊民免無窮之害非公之功而
誰也招降懸賞甚重已久奉
欽依而按者以納降爲罪誠不知此金湖能與公同
心佐成此事厥功茂矣方當論上賞豈可因人言
遂求去乎必無此理當自有處也古云侯誰在矣
張仲孝友僕雖不敢望張仲而爲
國之心敢謂與張仲同豈肯間於浮言使大將不能
成功哉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虞
也阿力哥似當留之蓋彼乃吾千戶若遣之還恐

老酋甘心此人則不惟有傷事體亦歸降之人不能庇佑卒使不保亦非天理人心矣若老酋既得封貢成一家矣於此時而遣之往來明言不許害他庶乎其可也又況留此一人則亦可以時問虜情而知彼中之動靜與夫所以制馭之策亦自吾之利也試再思其何如趙全等還當解京　獻俘

請於

皇上告

郊廟而後正法乃可以號令天下僕病愈纔二日以事關緊切勉强放筆奉布惟公裁鑒焉於是督撫乃以趙全等并先獲張彥文九人者檻送京以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方送法司時予邀同官至射所面審之七人者皆無言惟趙全李自馨有言而李自馨者故生員也乃數言不能明者全一言即明之果驍黠異常予問全曰我要奏

皇上寬汝死令汝報効能否曰能予曰汝爲俺荅腹心年久安保無他全曰小的在虜用事多年也曾替他掠地攻城使他大得志又每以衣服飲食器用珍奇之物常常供奉我孝順他可謂至矣乃今爲他一箇孩子將我綁縛而來不如蒿草無恩至

此我恨不得食其肉尚可與見面乎予曰汝能用
多少人馬全曰兵貴精而不貴多將在謀而不在
勇兵多累贅不如用少輕健耳予曰汝且去遂送
刑部獄中予因思曰虜得吾人即用之知吾虛實
而入犯每得利吾得虜人乃即殺之反爲彼滅口
非計今誠宜奏於
上姑緩全等死豢以美食好衣而明告之曰
上欲用汝報効然無便用之理必是汝等盡說虜情
各獻破虜計待汝言果効乃始用之也於是但有
虜情即以問之則吾可以得虜中虛實而即以制
之不有愈於夜不收偵探無實者乎因又思曰中
朝議尚洶洶封貢事尚未行今刑章未正爲此出
奇事恐又惹紛亂有防後着不如已之而活口幸
在乃不得一盡虜情亦可惜也於是選伶俐曉事
衛經歷九人使入獄中人守一囚隔別不得相通
日飲之酒而謂之曰高爺要上本饒汝死令汝立
功汝須吐實獻謀言果有驗乃可用之不然汝負
大罪可便用耶因問以虜之所長者何所短者何
其所幸中國者何所畏中國者何其將領幾人是
何姓名年紀各若干所領人馬各若干某强某弱

某與某同心某與某有隙其所計欲如何中國如何可以制伏以及纖悉動靜皆問之日各書一紙來於是九人者如令行之因甚悅各盡其說每日暮九人者各送揭帖至得虜情甚悉至今封存焉

暨法司以獄成奏

上遣官奏告

郊

廟

臨朝受俘而磔諸市梟其首傳示九邊乃加恩內外大小有功諸臣陞賞有差於是鑑川上疏言封貢

事

詔下兵部議時衆論洶洶愈甚言官各上議鑑川且被排擊人爲之危予力左右護持之兵部覆仍令該鎮再議鑑川肩任愈力不爲沮與該鎮諸臣仍執前議上兵部又覆令五府九卿科道會議議上各有異辭卒依違靡定得

旨這事情重大所議未見停當還再詳議來說予計此至廢寢食因念日虜人候

命久不得或生變而人情乃如此則究竟謂何乃令

中書官檢出內閣所藏

成祖封忠順忠義等王故事其間
勑諭之諄詳賚錫之隆厚纖悉皆備乃召職方郎中
至閣令持去以示本兵暨各當議事之臣人乃始
知
祖宗朝亦有此事而予乃力排衆議公言之曰今所
爲紛紛者動以宋氏講和爲辭不知宋弱虜强宋
求於虜故爲講和今虜納貢稱臣南嚮稽顙而吾
直受之是臣伏之也何謂和又動以
先帝禁馬市爲辭不知
先帝所禁者官與之市而侂鸞爲奸者也然遼東不
互市乎今正如遼東例與民互市耳何謂馬市之
禁又動以虜必渝盟爲辭虜往累歲內犯直至近
郊殘毒爲甚豈皆封貢致之哉縱使渝盟不過如
往歲之入犯而已矣而又能加乎然少亦當有三
五年安則是數年之後纔如往年耳而今且得寧
息乘暇修吾戰守之備備既修則伸縮在我任其
叛服吾皆有以制之即叛固無妨也獨奈何舍此
不計而徒爲紛紛乎虜數十年犯我無狀甚矣然
竟無如之何今稱臣納貢叩頭呼萬歲亦可以伸
吾

君父之威獨奈何不敢而畏懼之至此乎且議也者
可否爲者也使事本是而皆以爲非是何愚者之
多也使事本非而皆以爲非是何智者之多也今
議事之臣紛紛然者豈皆審究利害爲國謀哉徒
見事體重大故發言相左恐後有不諧者則以爲
莫道不曾說來以是推諉而已而豈其本心然乎
且吾豈不懼禍哉乃獨如
國事何蓋反覆萬言中朝悉聞之於是兵部見勢不
容已乃如總督議覆上得
旨這事情你毋既議處停當都依擬行於是禮部以
封爵請得
旨俺荅封順義王寫勑與他還賞大紅五綵紵絲蟒
衣一襲綵段八表裏蓋三月二十八日也而旋又
加昆都力哈黃台吉官都督同知仍各賞大紅紵
絲獅子服一襲綵段四表裏與之勑餘指揮千百
戶六十三員時貢市議尚紛紛而老把都死其婦
頗有異志鑑川書來計事予荅之曰來諭四事區
畫周悉僕熟思之可從而無他議者一可從而有
議者二難從者一夫與之以印使其相傳爲重此
可從而無他議者也用廣鍋不用潞鍋用以充賞

而不用以開市庶有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鐵其爲
諸親乞賞所宜給之然須議爲定數每歲爲常以
後不得再行添乞庶絶他日之紛亂此可從而有
議者也至於虜使之入本無關係利害而又可以
慰俺酋之心奚不可者但虜無終不渝盟之理而
但有形迹即據以苛責乃我中國縉紳之故態也
今只在外處分他日渝盟無可說者若令之入則
或有渝盟之時必以爲釁由此起而追咎始事者
之失策此可不豫爲之計耶故宜厚賞以遂其豔
利之心而不必令入乃爲穩妥此非以處虜人乃
所以處中國之人也處中國之人者乃所以爲公
他日處也而可不審慮之哉若夫老把都之婦既
有異心則任其颺去彼既不貢吾亦不市彼如作
反吾嚴兵以待有戰而已切不宜委曲遷就招致
其來蓋天下之事人有求於已則重已有求於人
則輕爲一酋所輕則諸酋皆輕之而攜持要索之
事起欵順反不得永矣況諸酋皆正伏順而此一
老婦又何能爲吾只加厚諸酋而於吉能之喪恩
禮皆備此老婦者置之不理亦不以一言相通故
示絶之之狀彼必自無意思搖尾乞憐吾乃始數

其罪而容之則伸縮之機在我自可以制馭諸酋不然便任其去亦無害也大抵公意欲得此事完全恐有破綻僕則以爲必有破綻而後可保其完全彼若全順吾全禮之彼若全背吾全不禮彼若有順有背吾則有禮有不禮做成此等規模氣象使彼常有恐失榮利之懼而吾則加厚撫賞又有以悅其心如有不馴便少加頓挫以示不甚要緊之意斯爲羈縻之理就中若過爲委曲遷就求全則其機在彼勢翻難久而使人退有後言他日反作奸人之話柄破綻孰甚焉僕每有此意而未得一告乃今略陳其槩如此惟公其裁之又昨見大疏內語侵前按不惟前者難爲心而繼者亦難爲顏面恐激出事端不美也僕爲各加撫慰已皆無他說矣然不可不告公知之於是貢使入京議止而老婦後亦馴伏又俺荅乞番經并討番僧講說鑑川書來計事予荅之曰前教二事有何不可行者而部科皆難之即如鐵鍋往歲入犯搶去者何限顧能靳之耶而今便云不可是必使搶去而後可也前已明諭此意今尚不見處分茲承教領悉番經已有定說與之矣番僧必須得人而厚遣之

令其講說勸化必當順天道尊中國戒殺爲善即往西天做我佛如來豈不快哉蓋順義此舉乃其悔禍之機惟公成就之也僧須用二人若止一人恐任其所言別無見證中有弊端耳開市一節聞前此吾民欺哄虜人得利甚多彼亦必知之當漸起爭心非可繼之道也今須明禁俾少有利焉足矣不得如前所爲如此即順義聞之亦當感悅謂我以一家待之也時撫賞議未定黃酋又欲帶二婦人入居山後伊親屬夷處鑑川書來計事予答之曰虜人性本貪婪惟利是視誘之以利即死命亦可制則撫賞定宜從厚正不必惜此小費已每與司計並各科道言之其理既明當無苛責者也各院出納之咨公還當曉諭之財固不可浪費然當濟事處却從固嗇則留之又何所用況其出亦不多乎禁民不得取馬利太多前已言之諒自有處二事得當則虜可羈而豢矣至於黃酋以二婦帶衆入居此必不可彼豺狼也畢竟難作一家人況逼近山陵事亦當慮若止顧目前之欵順而不爲他日之遠圖則今日之完全反成他日之釁隙願公之深

思之也大抵各酋既順則黃乃孤雛耳即有跳梁亦何能爲不趣此時且從且違且恩且威以帽疊其心而定下規模乃惟其言是從則他日事體已定處之豈不難哉故愚以爲此宜厚賞而遣之還不必狥之可也惟公裁之時宣鎮撫臣吳環洲新開府來議邊事予荅之曰處虜一節僕朝夕在念正如公意得來諭爲之躍然大抵此事必有利而無害而時人見之者鮮發言盈庭有如鼎沸陳說利害恐動上下使非僕力爲主持幾何其不壞也且又動以宋人講和爲比嗟乎天下之事以已求人其機在人以人求已其機在已宋人不得已而求和於虜其機在虜故曰講和今虜求貢於我則其機在我直許之而已賞之而已譬之犬然當其搖尾憐乞直豢之而已何以謂和哉又

先帝禁馬市者謂如庚戌後官與之市者也今所云開市不過如遼東故事與民互市耳又何以謂馬市哉事理有在機會可惜鑑川毅然請決可謂雄傑然得公此說益爲有助而公爲

國之忠謀

國之智皆可具見豈不亦雄傑也哉又書來計事予

荅之曰承示防虜事宜委曲詳悉具見留心之密
鍋市一節部議與以銅鍋既利其用而不可以爲
兵似亦通得撫賞窮夷宜有定數以後不得加損
爲當印章則直給與之可也惟是虜使之入還須
議處停當該部即覆本矣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
任其颺去彼如不貢吾亦不市以示絶之之意却
只加厚諸酋而於吉能之喪恩禮周備直待彼自
來我乃始容之斯爲得策若恐其不來遂加委曲
則不惟爲老婦所輕而諸酋皆輕我矣况諸酋皆
順而此婦獨何能爲僕已將此意告之鑑川不知

近日事體果何如也又車夷有逋去者按臣以爲
言環洲書來計事予荅之曰車夷原不甚係輕重
去者亦不多人而輒爲張大若此蓋不惟武弁好
妄報而監察者亦好甚言然又不惟監察者好甚
言而本兵亦好支吾了事天下事何由濟也僕已
與本兵言只着督撫議處既覆得
旨矣虜之貪得如犬之逐臭只委之以利無不可餌
而制之者正不必拘拘於毫末之間也此意亦每
與司農及言官道之此後當亦不爲苦計前又曾
與鑑川書言開市時將須禁吾軍民不得欺虜而多

得其利如此則不惟虜獲利多而尤見吾以一家人待之其感又當倍也大抵見小利惜小費必不能濟大事今只照公意爲之僕當力主於內必不至爲人所撓也又以十二事來計予答之曰來諭虜情十二端其中可從者六不可從者六以愚計之其所謂可從者有一難行有一還當審處蓋貢使入京端不可開此難行者也撫賞窮夷宜稍從優厚如遂開報人數議明賞格則彼初尚知恩以後遂爲定例持券以索亦只視爲故事誠不如且爲活法有無多寡視彼恭順何如隨時處之則或伸或縮機常在我恩且不測甚可以運吾鼓舞之權似爲得也然惟在公則可若他日無善處之人不能斟酌非褻吾惠必失虜心事有乖張弊且百出則又不如議爲賞格之可常此當審處者也其四則公之議皆是矣其所謂不可從者有一亦通得蓋鍋釜彼所必用嚴禁爲難若如前議量與廣鍋究竟無甚利害不惟以遂虜人之望而亦以止中朝之紛紛此亦通得者也其五則公之議皆是矣惟所行也時套虜吉能亦欵塞乞封貢三邊總督上其事謂宜封貢而不宜互市意有異同得

旨某受三邊重任套虜應否互市當有定議却乃支吾推諉豈大臣謀國之忠且不究還着作速從實議來不許含糊誤事授官通貢依擬予乃貽總督者書曰貢市一節尊意謂止行於宣大而不行於三邊僕則以爲三邊宣大似難異同不然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搶如故豈無俺荅之人稱吉能而搶於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荅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之名而固未嘗不搶也三邊有搶之實而亦未嘗不市也故茲事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願公之熟計之也於是兵部議

上吉能封貢事得

旨這各夷官職都依擬吉能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綵段四表裏寫勑與他蓋吉能官都督同知而其餘指揮僉事者八千戶者十三百戶者六緌而三邊總督議互市疏至如宣大例

上乃允之而邊事協一矣於是俺荅率諸酋長上表

謝

恩貢上馬三十銀鞍一

上嘉納祭告

郊

廟而賞俺荅大紅白獐紵絲衣一襲綵段八表裏吉
能等賞如宣大例於是俺荅又擒叛逆趙全餘黨
趙宗山等四人張哲等十八人來獻得
旨俺荅執逆來降誠順可嘉賞銀三十兩綵段四表
裏至是三鎮市竣鑑川乃上疏敘內外文武有功
官而以內閣爲功首兵部覆稱內閣高某某竭忠
體國用夏變夷功當首敘宜厚加陞賞世廕
上發閣擬票子乃具揭辭免
上不從下
御札必欲加恩于乃具疏辭曰該兵部題稱三鎮
貢市事完擬
加恩有功人員首敘臣等贊襄微勞擬厚加陞賞世
廕伏蒙
發下擬票臣等隨具揭辭免節奉
御札邊境輯寧卿等贊襄大計加陞廕擬旨來欽
此臣等聞
命不勝感戴不勝惶懼夫虜酋奉貢稱藩臣古今希
曠之事然乃
皇上盛德孚格
神武布昭所致臣等何力敢貪

天功且臣等夙抱苦心向未敢明其意方茲事之始
也羣議紛亂日異而月不同幾方合而忽奪其成
計未就而先幸其敗當是時欲擬却那吉之降則
縱桃松寨之辱國可徵也而恐又傳笑於四方欲
擬拒俺荅之貢則斬石天爵之貽患可徵也而恐
又結禍於他日臣等用是殫精悉慮仰贊
宸謨成此大計但以盡此一念爲
國之心即禍福所不敢計又何敢以倖功也幸賴
皇天鑒臨
聖主明斷於上俾邊臣之謀得以有終即今封貢互
市皆已竣事三陲晏然曾無一矢之警境土免於
蹂踐生民免於虔劉客兵不調
帑藏不發即邊費之省不下百餘萬即胡利之入不
下數十萬縱使虜酋明歲輒渝盟而我
中國今歲之利亦已多矣有尊而無辱有益而無損
既昭然矣蓋至是而事理始見臣等爲
國之心始得少償夫既得償爲
國之心則臣等志願已畢不啻萬萬足矣而又何望
乎即臣等夙夜圖畫不無少效微勞然備員輔弼
乃職分當然所以仰報

皇上之隆恩者曾無萬分之一而遂因以冒叨陞廕
寔所未敢此臣等懇悃血誠鬼神照察非敢有矯
飾也伏望
皇上俯垂昭鑒
特允辭免則不惟愚分獲安而臣等爲
國初心亦可以白原非有所爲也疏奏
上見予意懇有
旨卿等所奏准辭還各賜銀五十兩斗牛衣一襲於
是予伏自念曰吾所爲力贊成封貢者意固有在
也今封貢已成乃不一明吾意則封貢其謂何遂
上疏曰具官某等謹奏爲虜衆內附邊患稍寧乞
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事臣等竊惟來者不
拒帝王馭夷之方忘戰則危聖人保邦之訓頃者
北虜俺荅率衆欵塞稽顙稱臣奉貢
闕下數月之間三陲晏然曾無一塵之擾邊氓釋戈
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覯之事而今
有之實我
皇上聖德誕被
神武布昭所致中外臣民所以懽忻忭舞戴頌於罔
極者也然初議之時發言盈庭而臣等獨仰奉

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夫夷狄之性譬之禽獸適其欲則搖尾乞憐違其願則狂顧反噬爲中國計惟當順所利而因以制之固非可以禮樂馴服法度繩約者也昔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求

賞賚與互市之利耳而邊吏倉卒不知所策

廟堂當事之臣憚於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虜怨憤自此擁衆大舉入犯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薊昌甚或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鹽法阻壞不止邊臣重苦莫支而

帑儲竭於供億士馬罷於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

天祐國家使其裔孫來降賴

朝廷處置得宜彼遂感恩慕義請貢稱藩是

天以安攘之機授我也我於是遂因而受之則不惟名義爲美而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

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而中外皆得以安

此其一焉

國家時當全盛自可以鎮馭四夷況彼輸誠叩首稱
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者萬倍不同彼既屈
服於我我若拒而不受則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
且見短示弱將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
明主威德於四海也故直受而
封錫之則可以示輿圖之無外可以見桀獷之咸賓
可以全
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氣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
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又其一焉然斯二者
猶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夫虜自庚子猖獗
以來
先帝常切北顧之憂屢下
詔諭修舉邊務然勞力費財卒無成效者非徒當事
之臣苟且支吾而然也虜時內侵應接不暇雖有
修爲隨經殘擾方尺寸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是
故不能有所積累以就一事徒勞費而無功也今
虜既效順受吾
封爵則邊境必且無事正欲趁此閑暇之時積我錢
糧修我險隘練我兵馬整我器械開我屯田理我

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國攜二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更有沉幾密畫不可明言者皆得次第行之雖黠虜叛服無常必無終不渝盟之理然一年不犯則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兩年之實效但得三五年寧靜必然安頓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當是時也彼若尋盟我仍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約我遂興問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虜狂故態必難再逞而中國可享無窮之安此則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由前二說乃目前之計既皆論

於行事由後一說乃久遠之計方取必於將來是在本兵及邊方督撫將領諸臣加意而已若能仰承

廟謨實心修舉使邊事日勝一日是爲長治之基若不思

社稷之深計不識

朝廷制禦之微權苟見一時寧息遂爾怠玩偷安無復備戒之慮沿習故套稱美虛文止圖苟免一身罔顧貽患來者則不惟良時一過不可再得而從此邊備寖弛久愈難振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是

利未得而已博其害虜未制而反制於虜所謂病
加於小愈乃大亂之道也而臣等一念謀國之忠
他日番成誤國之罪矣此在
今日不敢不以明言者也伏望
勅下兵部嚴飭各該督撫將領諸臣務要趣此閑暇
之時將邊事大破常格着實整頓有當改絃易轍
者明白具奏議處毋得因循自誤仍乞
賜勅一道戒諭邊臣責其成效此後再乞每年
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二三員分投閱視要
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險隘比上年增修若干
兵馬比上年添補若干器械比上年整造若干其
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明白
開報若果著有成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襲故
常當與失機同罪而必不可赦何也往歲彊場多
壘欲爲而不得則其無功猶可恕也今既無事可
以爲矣而仍復玩愒致誤大計則實有欺
君僨事之罪又何可以恕哉如是則邊方之實政日
興中國之元氣日壯
廟堂得坐勝之策而
宗社有永安之庥臣等區區謀國之忠亦可以有終

矣邊方幸甚天下幸甚奏上

上嘉納得

旨邊境既寧邊政正宜及時修舉覽卿等奏具見爲

國深遠忠猷着兵部看議來行於是兵部覆皆如

議時又有黃台吉索史大官事督撫以報予各咨

之書曰黃酋索史大官來見一節僕反覆思之必

當有處古云威不立則惠不行今觀黃酋初遲遲

不受封賞拗悍可知而今又索史大官乃故爲無

賴之狀以挑我耳若遂從之是示弱於黃也史吾

屬夷久爲吾用而吾不能護庇是示弱於史也示

弱於黃則今日之封不足爲重示弱於史則昔

日之撫養不足爲恩目前之事雖必可了而方來

之漸或有多端所宜深思者也況倫荅既以心服

昆都吉能既以帖伏黃酋一枝其勢已孤安能獨

逞即逞也吾以全力應之又何所畏不趣此時處

箇定帖將來日久諸酋或有起他心者而此酋乘

之則不可圖矣且今亦不必與之惡做只以理諭

之陰折其驕悍之氣彼如不悛吾亦不理彼如無

狀吾即明言與絕彼敢來犯吾合史大官之衆與

之決戰孤雛摧之何難必待其計窮求憐吾乃施

以不測之恩又使之過望而深喜如此則操縱之機在我而彼莫可以窺庶諸酋之款順可要諸久而史大官者亦氣舒心感懽爲吾用而無復有他計也大抵欲堅虜人他日之心在乎今日處置之善而處置之善莫如乘新惠之後以示威威立而惠乃不褻況衆既歸而一人者亦自難叛正不必徇之之日也願公之熟計之也督撫如計行之責酋亦遂馴伏時吉能欲搶西番甘肅撫臣奏恐道出本境邊外爲患欲令宣大總督奏來鑑川以爲言予乃語本兵曰禁虜搶西番理既難通而容虜亦委諸宣大總督更難通令寢勿覆而乃以書答鑑川曰黃酋頗驕悍且孤枝難叛似宜借史大官事稍抑之待其調帖乃已庶諸酋之款順可要諸久試更思其如何吉能搶西番事已令本兵立案不覆矣蓋不欲其犯我又不欲其搶番豈人情哉若然是仍令犯我而後已也但明言許其搶番又非國體故直不覆付之無何有而已矣又寧夏撫臣奏欲給虜官俸鑑川爲予言荅之書曰承示虜情詳悉爲感爲慰趣此閑暇亟修內備待內備既充則伸縮在我虜不足計矣惟公之留神也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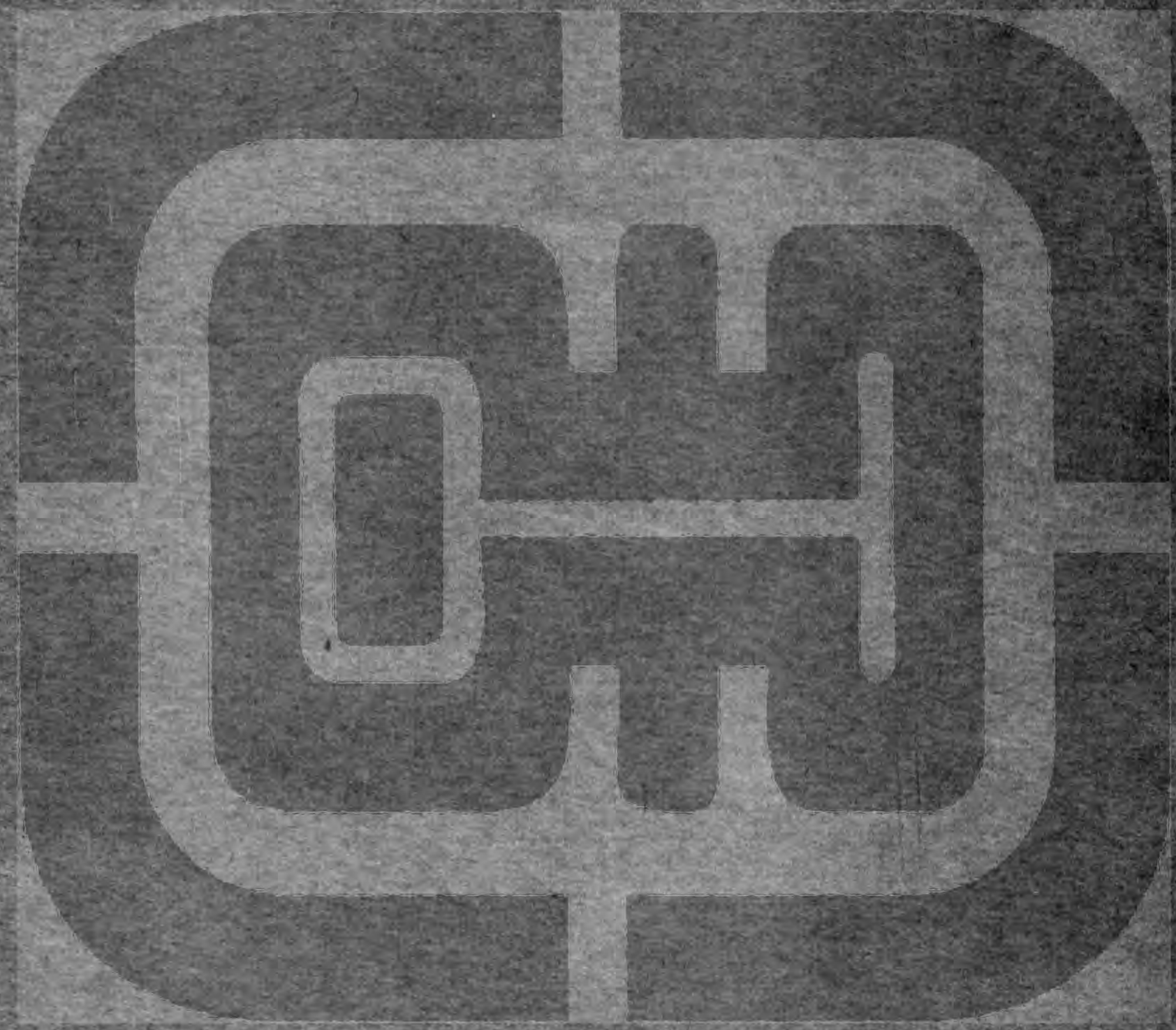
本非吾族類封貢市乃是羈縻之詩而初則人甚
難之及見事成則又議令支俸豈不盡蛇添足可
笑也已令寢不復矣蓋至是而諸策皆盡邊事底
寧貢市以時中外靖謐人情忻忻無復他說矣是
舉也非鑑川弘才赤膽孰能爲非予愚直朴忠孰
肯主追憶始事時舉朝爲敵議論百出震撼擊撞
旁觀者危之而予也止知有
國不知有身止知事機可惜不知利害可慮徒以孑
然之軀獨立危言力排衆議成敗禍福誠莫覩其
所歸也賴
先皇明聖
垂鑒不疑斷出
宸衷迄遂成事
國勢尊安邊鄙不聳歲可省
內帑百萬之金邊民百萬之命財貨無筭之搶掠民
狎其野稿人成功已三年矣即未知他日何如然
亦既得策庶幾可少盡臣子報
主之心而予又得保首領返丘壑讀書談道以畢餘
年豈非幸哉噫豈非幸哉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　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　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三終